

## 词三首

■曾广彬

鸬鹚天  
夜雨春思

日日读君暗自伤，灯前每与影成双。总疑人晃风拂柳，才辨声传雨叩窗。

拿纸墨，画鸳鸯，夜雨怎比恨绵长！却说不计朝和暮，转算梨花隔几墙。

鸬鹚天  
郊外赏桃花有感

杨柳青青三月中，花期已欲过桃红。一村黛雾凝眉淡，十里桃花映面浓。

飘碧水，醉清风，多情却又似无情。暗香散尽人间后，奋去何曾有踪影。

鸬鹚天  
咏残荷

冷露飞霜苦相逼，清圆碧透立黑泥。一轮满月洒枯草，半亩残茎挂铁衣。

花瓣坠，珠泪滴，淡香暗送惹怜惜。风息云住鱼游慢，水静其波鸟忘啼！

## 诗二首

■李萍

## 母亲的心事

夕阳下的母亲  
思儿的心事  
在归鸟的翅膀上  
那朱红的夕阳  
沉重地燃烧  
坠落下来的  
是两颗  
昏浊的老泪

我的母亲  
眼望无际的田野  
一手遮住了半面天空  
用她那不识字的眼睛  
辨认着远去大雁的方向  
欢喜抑或痛苦  
从内心往外涌的  
仍是一袖清泪

## 老屋

老屋老了  
在一个乱花飞红的午后  
一生唯一的一次释放  
轰然倒塌  
门前的老槐树  
晃了又晃

老屋就是些砖和木  
只是比新屋  
多了些陈年旧土  
老屋在父亲的视线里  
站成沧桑  
回望着  
某个章节的辉煌



散文

## 那片菜园

■姚永刚

碧绿的地畦纵横交错，长长的豆角攀着紫紫的茄子，青青红红的小尖椒在枝头时隐时现，硕大的南瓜在梅豆秧下东躲西藏……这便是儿时村后小河岸边的那片三分小菜园。

20多年前的豫东平原乡村，几乎家家都有这么个可自由经营的小菜园。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可大可小的一方天地里，培植着人们摆脱物质生活贫乏单调的希冀。开春时节，各家各户都会抢抓大好春光，在自家那块自由支配的田地里点上蔬菜的种子，为的是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饭碗里能够多一点开胃暖心的副食调料。

土地是慷慨的。只要付出了辛劳，它就会倾其所有，把用汗水浇灌出的硕果无私地犒赏给它最忠实的主人。

家乡民风醇厚，各家菜园之间虽有高高的地畦分界，抑或用篱笆

做围墙，但这种地理上的分界线不会成为邻里之间精神上的隔阂。收获的季节里，瓜果蔬菜相互赠送，这种最为原始最为古老的物物交换，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至朴至纯的乡情。至今想来，关于那片菜园，我更为感动的，并不局限于甘甜的瓜果给童年增添的一抹光亮，而恰恰就是这种简单的互通无所传递的纯真无瑕的和谐和睦和彼此信任。

彼时，年少无知，不懂劳动之艰辛。当父母在田间辛勤耕耘挥汗如雨时，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则钻进田头高高的梧桐树里，吮吸蜜蜂残留在梧桐花里的蜂蜜，发了疯似的陶醉。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欢笑，绽放在高高长长的花枝上，不像父辈们，紧紧地熨贴着厚实的土地。

后来，住进了城里，渐渐远离

了乡村，远离了土地，也就忘却了那块曾经飘荡着欢乐童年的三分菜园。超市里终年不断的品种繁杂的菜蔬，淡化了对土地的眷恋。冷藏柜里和集贸市场那些包装精美色泽鲜艳的各种时令果品，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意识锻造得愈来愈强。

——谁还在乎它们是否来自淳朴的乡野呢？谁还在乎它们是否沾染着泥土的芬芳呢？

前不久，在与所住小区有一墙之隔的另一个住宅小区，非常庆幸地见到了久违了的小菜园。

严格来说，那不能称为菜园。原先不过是两栋楼之间所荒废了的绿化带。在不影响人车通行的情况下，有细心的居民就在这块空地上辟出一方地，松土点种，很快便有所收获。楼上楼下的左邻右舍就竞相效仿，一块三分左右的绿化带就成了十多家居民的小菜园。在既定事实面前，物业上很宽容地默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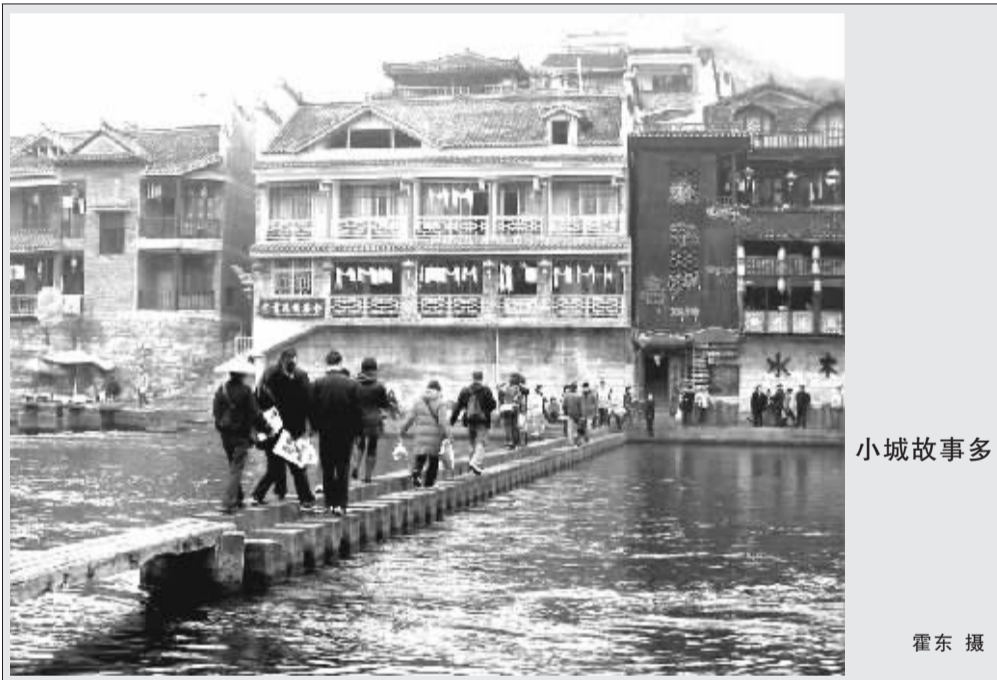
居民的这种惜土如金的做法，只是贴出告知，不允许再扩大地盘。

看样子，居民们很珍惜这个机会。辣椒、茄子、小葱、小青菜、小白菜……甚至花生秧，十多种家常菜蔬组成了或长或方的阵形，很是精致。尤其这个时节，小菜园里非常热闹，红绿争光，蜂飞蝶舞，盎然生机很是感人。

我上下班路过时，无论清晨午后还是霞光里，总会看到三三两两的老者在侍弄菜园。那种精心，那种认真，那种执著，是高高的楼群里难得的一种城市表情。观察了些时日，发现他们多是在家的留守老人——为子女看管上幼儿园的孩子。我就固执地认为，这些留守老人一定来自乡村。居住环境的改变，难以割舍他们对土地的一往情深。方便快捷的城市生活，无法淡薄他们脚踩土地而油然于胸中的那种塌实之感。

在林立的高楼间辟出一方小小的菜园，他们播种的，不是维持生计、丰富餐桌的菜蔬，而是一种深沉的怀念，一种扎实诚恳的秉性和对山乡泥土气息的追随。

尽管身居繁华的城市楼群中，尽管被现代化的时髦包装，但在人性的根本上，我们和偏远旷野里的耕耘者一样，永远都是土地的子民。



小城故事多

霍东 摄

散文诗

## 草原

(外一章)

■邵超

给一缕阳光，就宽广；给一点雨露，就博大。

——这，就是草原！

任自己的牛羊蚕食，任自己的骡马吞嚼。

——这，就是草原！

草原，草原啊！起伏着隐忍，晃动着豁达。

默默地绿着，默默地绿着。  
草原的胸襟，永远是坦荡的。

## 龙湖荷语

“映日荷花别样红。”在接天莲叶的龙湖边伫立，我吟古诗，赞誉荷花的娇艳。荷花却说：“我的娇艳，全靠荷叶清翠欲滴的陪衬啊。”

“出淤泥而不染。”在清莲曼舞的龙湖边徜徉，我诵古句，感叹荷花的纯美。荷花却说：“我的纯美，全靠淤泥无微不至的滋养啊。”

聆听花语，我的灵魂深处泛起一阵莲香，如莲般欣悦。

巨变中国  
建国60周年  
征文启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沧海桑田，日新月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6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变化已超越此前千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腾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激励广大文学爱好者用手中的笔书写建国60年来的生动变化，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本报特开展“巨变中国”征文活动。题目自拟，体裁、风格、手法不限，字数在1000字左右。

一、截止时间：9月15日。

二、内容要求健康向上，形象生动，具体充实，真情实感。

三、征文择优在《周口晚报》铁水牛栏目上发表。四、征文电子邮箱：zkwbwjc@163.com，注明“征文”字样。

建国60周年  
征文

## 故乡的变化

■郭文

小时候家在农村，故乡的那条小河给了我童年许多乐趣。每到夏天，到河里洗澡、打水仗、捉小鱼基本上是每天的必修课。最初，年龄小，不会游泳，就在大人的监护下到河里玩，也只能在河边水浅的地方玩。到了七八岁的样子，已开始在大人监护下游泳了。再大一些就不需家长陪同，热了就跑到河里玩一阵子，有时一天能洗十几次澡。

最好玩的还是到河里捉鱼。三叔最喜欢捕鱼，每到上午农村放工了，就喊着我和他一块到河里捕鱼。三叔的渔网撒得很有水平，一撒就是一个圆。有一次三叔捉住了条大鲤鱼，回家一称，竟然十三斤还多。

后来上了初中，由于忙于学习，平时很少回家，只是学校放假了，才在家里呆一阵子，但暑假里到河里游泳却不减兴致，只是捕鱼的机会确实少了。那是上

世纪80年代中期，河水浅了，小河被邻近的村子承包养了鱼。当初，听老年人讲，挖这条河的目的就是用于抗旱救灾，河水浅了，抗旱的功能便消失了，就连每个大队修建的水渠也报废了。

到后来读了高中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我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每年也就回家那么几次。家乡变了，茅草房少了，瓦房多了，有的甚至还盖起小楼房。只是故乡的小河也变了，由于县城一家大工厂排污比较严重，把清清的小河水变成了混沌的、臭气熏天的臭水沟。由于公路是依河而建，每次回家都被熏得想吐。有一次和女儿回家，那时女儿还小，也就是三四岁的光景，快到家时由于车里比较拥挤，我又要照顾孩子，结果钱包被小偷偷走了。回到家里，我很沮丧，于是就把母亲接到城里住。这样，我每年回家的次数就更少

了，只是每年清明节回家为父亲添坟的时候才回家一趟。

近几年，依旧是每年回家一趟。但我却深深地感到，故乡的变化确实太多了，首先是楼房越来越多，其造型之新颖，甚至让城里的房子逊色不少。听邻居们说，现在农闲时节村里不少人都出去打工，挣了不少钱。

最重要的是，现在农民种地不但不收皇粮，每年还有相当可观的补贴；学生娃上学也不再缴学费了，农民心情舒畅了。故乡的小河也大变样。以前臭气熏天的小河，如今被整治得清澈见底，有的河段被人承包养了鱼。

三叔还依河盖了房子，种了桃园，干起了餐馆，这里离县城不太远，集钓鱼、餐饮、休闲于一体的小餐馆干得红红火火。以前穷得差点连媳妇都娶不上的三叔如今在城里买了房，为儿子娶的媳妇，还是个大學生呢！